

# 史海拾珠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wbwh1616@sina.com

## 明朝军事的四个世界第一

作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朝代,明朝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很多伟大贡献。但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的四个世界第一,却鲜为人知。

**首创“水雷战”击沉日战舰**  
早在16世纪,各种类型的水雷就已经成为明朝海军的重要武器。1549年制造的“水底雷”,可称为世界上第一枚水雷。该雷用木箱做雷壳,油灰粘缝,下面的绳索连接铁锚,控制深度,人工操纵击发,比西方制造和使用水雷早了200多年。第一颗定时爆炸水雷是1590年制造的“水底龙王炮”。该雷用牛脬做雷壳,内装黑火药,用香火点火引信,凭借香的燃烧时间来定时引爆水雷。第一颗触发水

雷是1637年明朝末年制造的“混江龙”水雷,该雷通过与舰船直接接触进行引爆。  
据史料记载,在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时期,明朝海军曾使用“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日俄战争(1903~1905)中的水雷战早了近3个世纪。  
**“火龙出水”:反舰导弹鼻祖**  
明朝在16世纪发明的“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二级火箭。“火龙”的龙身由约1.6米长的薄竹筒制成,前边装一个木制龙头,后边装一个木制龙尾。龙体内装有一个火箭数枚,引线从龙头下的孔中引出。龙身下前后共装4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扭结在一

起。前面火箭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引线相连。  
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4个火药筒,推动火龙向前飞行。火药筒烧完后,龙身内的神机火箭点燃飞出,射向敌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4个火箭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它用于水战时,可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远。当飞向敌舰时从龙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从战舰上发射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堪称“反舰导弹鼻祖”。明朝海军也因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装备和使用反舰火箭的海军。  
**最早使用触发式地雷**  
明代工匠设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钢铤

压火击发引爆的铁壳地雷。明朝陆军广泛装备了这种地雷,并用它在江浙地区多次重创进犯的倭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使用非人工引爆的触发式地雷,西方到18世纪以后才有类似的武器。  
**第一支骑炮兵**  
明朝陆军曾装备有一种“虎蹲炮”。此炮首尾长2尺,炮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外形酷似一只蹲卧的老虎,看起来煞是威风。开火前,先装填5钱重的铅弹或石子上百枚,再用一个重30两的大铅弹或大石弹压顶,发射时大小子弹齐飞出去,杀伤力惊人。该炮重量轻,体积小,非常适合骑兵用战马直接驮带,由此便催生了明朝陆军的骑炮兵。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骑炮兵,又领先了西方大约200年。  
**摘自《科学奥秘周刊》**

何谓“慰安妇”?日本出版物早有诠释,却用掩饰本质的中性词称之为“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或称“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当年在押抚顺的日本战犯说,日军官兵则蔑称之为“P”,英语“Prostitute(娼妓)”的第一个字母,也与中国人对女性生殖器的统称谐音。  
**始于“九一八”,广施于南京大屠杀**  
这实际是区别于出自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的军妓,由军政组织强征、骗征的奴隶性军妓,也是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性机器”、“性奴隶”。日本战犯们见证,它始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挂牌自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广施自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南京首家“慰安房”于1938年正式注册开业。

**血泪“慰安妇”的来龙去脉**  
作为“性欲处理对象”,再将其一些人运往北方地区充当性奴隶,此后便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命运。  
**东条英机开道,裕仁加贴皇封**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完成组阁。这位兼任陆军省大臣、内务省大臣的日本首相,在参谋本部呈递的征集妓女前往战区的报告上写道:将归顺国(占领国)自愿妇女也考虑进去。同日,他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又把这一恶行合法化、道德化。他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日本军需大臣手令:慰安妇属军需品,但不得编号,不得建档;从长远运输费用和开销考虑建议,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集。  
日军情报部官员大雄一男在给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说:日军在战场上受挫于中国军队的低落情绪,可以在“慰安妇”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唯有中国慰安妇能让日军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精神,能在中国尽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天皇裕仁曾与4名内阁成员签署命令,授权所辖各学校及地方政府挑选合适的妇女充当“慰安妇”。天皇裕仁颁布诏书,将“慰安妇”试验正式奉为一种制度,给它贴上了皇封,使之升华了皇道的神奇功能。

**超级“兽类集团”开动“野兽机器”**  
战犯供述资料表明,“慰安妇”被日军称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与日本兵的比例大约1:29,即每女每天“慰安”2个兵。  
从1938年1月13日在上海挂出第一家由军队管理的“杨家宅娱乐所”(“慰安所”)木牌,到1941年,日军推算的需求比例为1:35。以此计,为70万侵华日军征用的中国“慰安妇”人数,在10万至20万之间。她们以家贫、低教育的养女或童媳居多,年龄集中在16岁至30岁之间,已婚或未婚者皆有。这些手无寸铁的女性,在刺刀、狼狗的囚禁下,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牛马,成为日军铁蹄下的殉葬物,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牺牲品。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慰安妇”死于日军的蹂躏,其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反法西斯同盟国搜查纳粹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时,发现德国驻华大使当年的一份秘密电报这样说另一个法西斯轴心国日本的军队,“他们是兽类的集团,是一群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美国报刊也惊骇地认为,“日本国是披着文明的皮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人变成了兽,比兽还要恶。这种人对人的残酷,造成了人类心灵永远的悲哀。  
**摘自《中国青年报》**

压火击发引爆的铁壳地雷。明朝陆军广泛装备了这种地雷,并用它在江浙地区多次重创进犯的倭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使用非人工引爆的触发式地雷,西方到18世纪以后才有类似的武器。  
**第一支骑炮兵**  
明朝陆军曾装备有一种“虎蹲炮”。此炮首尾长2尺,炮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外形酷似一只蹲卧的老虎,看起来煞是威风。开火前,先装填5钱重的铅弹或石子上百枚,再用一个重30两的大铅弹或大石弹压顶,发射时大小子弹齐飞出去,杀伤力惊人。该炮重量轻,体积小,非常适合骑兵用战马直接驮带,由此便催生了明朝陆军的骑炮兵。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骑炮兵,又领先了西方大约200年。  
**摘自《科学奥秘周刊》**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wbwh1616@sina.com

一家失火,大火烧毁了他家所有的东西,包括那只珍贵的瓷瓶。  
主人怎么也想不通,大火怎么会烧毁那只瓷瓶呢?因为瓷瓶本身就是火炼出来的,经受过大火考验的啊。

一位智者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说,瓷瓶不是被烧毁的,而是被烧毁的东西掉下来砸碎的。瓷瓶虽然经受过火的考验,但它没有经受过被砸的考验啊。

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考验,不只是面对火的考验,还要接受冰雪的考验;不只是面对贫穷的考验,还要接受富贵的考验;不只是面对失败的考验,还要接受成功的考验……在各种各样的考验面前,你准备好了吗?你还会那么认为,经受了火的一次考验,就可

以承受人生所有的考验了吗?  
二  
一次,我去南方,见到一些木菠萝树,令我不解的是,每棵木菠萝树的树干部满是伤痕。我问附近的一位老农,为什么这些木菠萝树会有这么多的伤痕。老农说,这些伤痕都是果农用刀砍出来的。为什么要用刀去砍它们呢?我问。老农说,这样,木菠萝树才可以多结果子。  
老农的话,让我想到了人,人也不跟这些木菠萝树一样吗?正是那些挫折、打击甚至伤害,给了我们一份清醒,一份刚毅、一份成熟,让我们懂得什么是我们该放弃的,什么是我们该坚持

的,什么是我们该追求的。人生之果,也是在各种各样的“伤害”中成熟起来、丰硕起来的。  
三  
大哲学家柏拉图在路上放了一把松了弦的弓,问来去匆匆的路人,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路人答不上来,柏拉图回答说:“如果你老是把弦绷得紧紧的,弓就很容易折断;但如果你把它放松了,要使用时就能顶用。”  
位于甘肃北部的各尔禅寺,以前寺院里的树木经常被狂风摧折,有的居然被连根拔起。后来,僧人们想了个办法,每当风暴来临之际,他们就把预先准备好的沙袋全部摆放到树杈、树

枝上,甚至还在树的根部堆上几个大沙袋,把整个树身稳固起来。这样,任凭再强烈的风暴,树木也不会被摧折,更不会连根拔起。  
这两个似乎毫不相关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人生需要懂得自我减压,懂得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和美好,以便养足精力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去。减压是为了蓄足生命的张力。  
——人生需要懂得自我加压,过分的安逸会使人变得懈怠,变得“弱不禁风”,经不起生活的击打。只有不断地自我加压,勇敢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人生的步履才会迈得更坚实、更稳健、更有力。加压是为了增强生命的耐力。  
**摘自《读书文摘》**

都说莫扎特的曲谱是“上帝借他之手”谱就的。在你用心灵感受它、触摸他的时候,心灵的震颤刹那间就滑过了指尖,将你带入无穷尽的遐想之中,让你看见时光的叶片,在风而飘摇中,一刻不停地演绎岁月深处的沧桑。莫扎特的音乐细节,就是生活的细节,它有如一棵绿树,一段红墙,一片蓝天,让你的心灵刹那间触摸到生活的脉络,感受到雨的灵性,风的清和,叶的色泽,土地的重凝。  
天才莫扎特,那个在旁人眼里年少轻狂的莫扎特,在指挥台上激情飞扬,在钢琴前热情澎湃,在乐谱纸上灵感横溢,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

铅灰色的墙,铁锈红四围的顶和一抹感叹号的外饰,和那阴沉沉的天,是那样的匹配。狭窄的门内,是一道弯曲的走廊,内墙全部都是由长方形的铁板一块块砌成,铆上的钉眼看得很明显。铁板上挂满了战俘的照片。是那场抗日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去的中国军人,发黄的照片,褐色的镜框,沉淀着逝去了半个多世纪的日子。  
在世界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座战俘纪念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全部用铁板建成的一座纪念馆。似乎只有用这样沉甸甸的铁板,才能够托得起沉甸甸的历史和亡魂。走在狭窄的走廊里,两旁战俘的照片投射下来的目光,和两旁的铁板一样沉重,但绝对不是压抑。因为地板也全部由铁板铺就,只有间或铺成的玻璃砖下,看得见下面的日本侵略者的钢盔被地灯照亮,侵略者已经被我们踩在了脚下。  
特别是看到这样的照片,比如刘启雄将军的照

指尖流过沧桑  
程应峰  
没有谁真正赏识和珍爱他的天才。甚至崇拜他的妻子,对于他那颗被他自己的音乐灼烧着的心也不能明白多少。如此种种,他怎能不寂寞,怎能不凄凉?好在,有一个萨列里。  
萨列里,唯一一个理解莫扎特的音乐,珍惜莫扎特才华的人。他自己耗尽精力去接近音乐,去寻求恢宏绚丽的乐章,却了无进展。而莫扎特,在他面前一出现,出手之间,就是他追寻已久、梦寐以求的华丽乐章。而那一刻起,他觉得上天不公,于是下意识地陷害这个毫无心机的天才同行,阻挠他在宫廷

的发展。然而,音乐,终究是萨列里与莫扎特共同的灵魂,萨列里不忍心让莫扎特的天才埋没,让那些美妙的音乐未出世就夭折。所以,他会在莫扎特最潦倒的时候送去钱财,在莫扎特倒在剧场时送他回家,甚至甘愿为莫扎特写下最后的生命乐章……莫扎特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具有天生的清明气质,另一方面也许是残酷命运造就的。  
莫扎特与萨列里,两个为音乐而生的人,当他们的灵魂碰撞在一起的时候,音乐,在生活指尖流淌的,一面是沧桑,另一面是震撼。  
**摘自《每日新报》**

## 人生三题

**青年**  
纪德在日记写下他年轻时的心态:  
“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持续不断的,没有一件事是固定不变的,我有时相似,有时相异,交错无己。……”  
纪德一生写了六十年的日记(1889-1949),以上的话是写于年轻的时代。  
谁没有年轻过?年轻是一个幻想和梦想的年龄,也是一个多变的年龄。今天有满脑子的宏图大计,明天可能是一脑子的空白,今天的兴趣和嗜好,可能是明天的厌恶和唾弃……  
这个年纪是一个变的年纪,有时是缓慢,有时是剧变,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这也是一个矛盾的年纪。  
纪德说:“只有在变动中,我才能寻得自我的均

**中年**  
这句话有点哲理的味道。变是流动的,在流动中,才可以透现生命的真谛,正如一流流水,流动才显现明澈;不流动,便是一泓死水,死水是暗淡的。  
青年是尝试的、求变的、奋斗的年龄。  
**中年**  
如果人生是一道流水,那中年是瀑布和激流汇集的地方,呈现跌宕腾挪后的和缓。  
因此,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往往是从这里开始,这往往是剧变后的转折。  
人到中年,也是人生长河中的中流,不急也不缓,没有翻江倒海的怒潮,也激不起狂腾式的漩涡。  
莎翁说:“你既非鹤发,也不是童颜,只不过一个饱餐后的酡醉——才想

**老年**  
流雪迸珠之后,到中流,河床变得宽敞和开阔,水流速度也平缓了,再到下游,已缓慢得有沙泥的堆积,老年是流水中的下游,新陈代谢明显地迟退了,留下的是衰老的现象:白发是其表征。  
有一首描写白发的诗写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将白发喻作人生的愁思,这是从生理的变化而言。有时白发也不一定是衰老的迹象。  
从心态来说,有人老心不老的说法。人老,心态是青春的,有活力的,这不是真正的老;人不老,心态是老的,暮气沉沉的,逗不起一点涟漪,这才是真正的衰老。  
有一位西方心理学家说,“不要管年纪,老不老,看你的心境。”  
**摘自《异乡人的星空》**

**铁板的呼吸**  
肖复兴  
动,冲击在我的胸口。解说员告诉我,被俘到日本的战俘,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最后都死在了日本。在那战火纷飞的血腥战场上,牺牲的是烈士,生还的是英雄,被俘的呢?多少年来,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一直饱受着别人所无法理解的痛苦和屈辱。其实,只要没有变节,他们一样是英雄,为了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他们一样是胜利的奠基者,他们不仅用自己肉体的生命,更用自己屈辱的灵魂,为我们和平的今天铺平了道路。  
这样的照片,布满整个纪念馆,或挂在墙上,或矗立在地上,或陈列在玻璃柜中,或悬挂在墙顶。它们如同群鸟,密集如云,用自己的羽翼遮住住天空的风雨。走在这样的纪念馆中,他们的目光无处不在,会从任何一个缝隙中投射到我的脸上和身上,无语话沧桑,似乎他们每

铁板的呼吸  
肖复兴  
一个人时时都能够从照片中跳出,感怀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这时候,你真正的能够感受到,纪念馆中紧紧包围在你四周的铁板那含有温热的呼吸。  
这些照片全部是一位叫做樊建川的中国人到日本收集来的。他抛撒了大量的金钱,耗费了20余年的时间,滴水石穿。据说,有一次他带回了一批照片,从日本回国,海关的人很奇怪,带着这么多箱子里究竟藏有什么,非要拆箱检查,他们看到了,是这样的照片,不禁肃然起敬。他用时间更有良知,建了这座战俘纪念馆,让他一直尘埋网封的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没有被风干,没有被遗忘,而是真实又充满敬意富于生命感地走到我们的面前。  
这个纪念馆在四川的安仁镇,离成都大约四十公里。我告诉自己要去记住这个地方,也告诉我的朋友,四川不仅有峨眉九寨或杜甫草堂或武侯祠堂,还有这样一座用铁板建成的战俘纪念馆。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的发展。然而,音乐,终究是萨列里与莫扎特共同的灵魂,萨列里不忍心让莫扎特的天才埋没,让那些美妙的音乐未出世就夭折。所以,他会在莫扎特最潦倒的时候送去钱财,在莫扎特倒在剧场时送他回家,甚至甘愿为莫扎特写下最后的生命乐章……莫扎特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具有天生的清明气质,另一方面也许是残酷命运造就的。  
莫扎特与萨列里,两个为音乐而生的人,当他们的灵魂碰撞在一起的时候,音乐,在生活指尖流淌的,一面是沧桑,另一面是震撼。  
**摘自《每日新报》**

都说莫扎特的曲谱是“上帝借他之手”谱就的。在你用心灵感受它、触摸他的时候,心灵的震颤刹那间就滑过了指尖,将你带入无穷尽的遐想之中,让你看见时光的叶片,在风而飘摇中,一刻不停地演绎岁月深处的沧桑。莫扎特的音乐细节,就是生活的细节,它有如一棵绿树,一段红墙,一片蓝天,让你的心灵刹那间触摸到生活的脉络,感受到雨的灵性,风的清和,叶的色泽,土地的重凝。  
天才莫扎特,那个在旁人眼里年少轻狂的莫扎特,在指挥台上激情飞扬,在钢琴前热情澎湃,在乐谱纸上灵感横溢,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

## 美文闲读